

辭彙競爭、不對稱與語法演變： 蒙古語否定結構與時間系統的歷時演變*

蕭素英

中央研究院

本文探討蒙古語兩組否定詞 *ese/ülü* 與 *ügei* 的競爭及其引發的一連串語法演變。從歷時的角度看，蒙古語動詞詞幹前的否定標記 *ese* 和 *ülü* 被動名詞 (verbal noun) 後的 *ügei* (或其虛化的黏著形式 *-güi*) 所取代。我們主張，蒙古語否定標記的位置由動詞之前變為動名詞之後，是不同詞類否定詞彼此競爭的結果，*ese* 和 *ülü* 是副詞，出現在動詞之前，而 *ügei* 則是存在動詞的否定形式，出現在名詞性詞組之後。兩組否定的功能雖然互補，位置卻不對稱，整個系統尋求對稱的動力促使兩組否定形式彼此競爭。但從語法的共存限制來看，名詞性的靜詞不能以副詞否定，動詞卻可以經過名物化後與否定存在動詞共現，再從認知來看，存在動詞本就可以表示動詞狀態是否存在，*ügei* 句式便有了先天的優勢，因而勝出。我們還主張，*ese/ülü* 與 *ügei(-güi)* 的競爭結果加速了蒙古語一系列時間語法系統的變化，使蒙古語變得更具分析性。

關鍵詞：蒙古語，否定，時制，時貌，辭彙競爭，不對稱

1. 前言

本文探討蒙古語兩組否定詞 *ese/ülü* 與 *ügei(-güi)* 的競爭及其引發的時間系統

* 本研究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蒙古語的否定與否定連用：歷時與共時研究」(NSC 92-2411-H-001-077) 與「蒙古語的否定與否定連用：歷時與共時研究 II」(NSC 93-2411-H-001-088) 部分成果，經費來源為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蒙語老乞大語料庫」由蕭素英與呼格吉勒圖合作建置，經費來源為中華發展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謹此致謝。謝謝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准許我們使用該所的「現代蒙古語語料庫」(百萬詞版)、內蒙古大學確精扎布教授准許我們使用他與日本東北大學栗林均教授合作的《黃金史》拉丁轉寫電子檔、內蒙古大學呼格吉勒圖教授准許我們使用他的「八思巴文語料庫」、蒙古國立師範大學 D. Tumurtogoo 教授提供他的《蒙古秘史》拉丁轉寫電子檔。同時感謝內蒙古大學呼格吉勒圖副校長、蒙古學學院白音門德院長、蒙古語文研究所確

的語法演變。¹ 本研究以文獻語料整理分析為主，輔以實地田野調查，利用語料庫爬梳各時期語料，從不同時代的文獻比較、現代語言內部方言比較、親屬語言比較來探討蒙古語否定結構與時間系統的變化，追尋演變的方向與途徑。書面語料來源為 13 世紀以來的重要歷史文獻，包括《蒙古秘史》、八思巴蒙古語文獻、《羅布桑丹津黃金史》、烏蘭巴托版《蒙古源流》、《蒙語老乞大》等以及內蒙古大學的「現代蒙古語語料庫」。蒙古語各方言與親屬語言的口語語料主要來源為我們實地調查的資料，其次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與「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²

蒙古語分為古代蒙古語（12 世紀以前）、中古蒙古語（13 世紀到 16 世紀）、近代蒙古語（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與現代蒙古語（20 世紀起）。³ 古代蒙古語沒有書面文獻，中古蒙古語的代表文獻有《蒙古秘史》、八思巴文獻、阿拉伯文獻、《華夷譯語》等，其中阿拉伯文獻和《華夷譯語》都是辭彙語料。《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ān)⁴ 是現存較早也是最重要的蒙古語長篇作品，記載 13 世紀成吉思汗（元太祖）與窩闊台汗（元太宗）的實錄，是研究蒙古語言史的重要文獻。《蒙古秘史》蒙文版已經佚失，傳世的是明洪武年間以漢字注音

精扎布教授在我 2003 年夏天訪問該大學期間的接待與協助。感謝中國社科院斯欽朝克圖教授、中國社科院照那斯圖教授、青海民族學院李美玲教授、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民族宗教事務局喬志良先生對 2004 年夏天青海康家語、土族語調查的協助。感謝包力高教授、呼格吉勒圖教授、錫林郭勒盟民族事務局陶德巴雅爾局長、呼倫貝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包海山副主任對 2005 年夏天田調的協助。本研究部分內容曾在「中國蒙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2005 年 8 月 19-23 日，呼和浩特）與「第十四屆國際中國語言學會年會暨第十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聯合會議」（2006 年 5 月 25-29 日）發表，感謝與會學者確精扎布教授、楊虎嫩 (Juha Janhunen) 教授、特木爾陶高 (D. Tumurtogoo) 教授、包力高教授、照那斯圖教授、斯欽朝克圖教授、李聖揆教授、斯琴教授、沈鍾偉教授、何德華教授、李壬癸教授與包聯群博士給予意見與鼓勵，同時感謝龔煌城院士給予本文初稿詳細的修改意見。

¹ 由於這兩組否定詞的詞類不同，語法分布也有所不同，這兩組否定詞的競爭也是兩種否定結構的競爭。在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理論架構下，特列句式也屬於辭彙範疇。

² 民族出版社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是 1950 年代蒙古語族語言調查的成果，「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由七個語言、方言的《話語材料》、《詞匯集》、《語言或方言研究》三部著作構成，全套 21 冊，是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在 1980 年代的調查成果。

³ Poppe (1955:15-16) 主要依據語音演變將 17 世紀以來的蒙古語都視為現代蒙古語，清格爾泰 (1991b:1-2) 則稱為近現代蒙古語，但特別把 1949 年以後的現行書面語、口語稱為現代蒙古語。我們將 17 世紀以來的蒙古語細分為近代蒙古語（至 19 世紀）與現代蒙古語（20 世紀至今），跟清格爾泰 (1991b) 相近，但稍有不同。

⁴ 本文蒙古文拉丁轉寫與蒙古口語音標依蒙古學學界習慣，以 b, d, g, γ, j (ᠳ) 表示清不送氣 (voiceless un-aspirated) 塞音或塞擦音，p, t, k, q, č (ᠲ) 表示相對應的清送氣 (voiceless aspirated) 塞音或塞擦音。

的版本，全書 282 節，分爲 12 卷。⁵ 蒙文版著作年代根據 de Rachewiltz (2004)，前 10 卷完成於 1228 年，窩闊台的實錄在 1251 年加入，而對全書的零星編輯改動直到明初還在進行。八思巴字⁶ 存世文獻以聖旨、詔書的碑刻爲主，代表元代正式文書使用的蒙古語。

佛教在 16 世紀末已在蒙古盛行，17 世紀的蒙古史書都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羅布桑丹津黃金史》與《蒙古源流》也不例外。⁷ 兩書都把成吉思汗的祖先上溯到印度、西藏佛教諸王。《羅布桑丹津黃金史》全名《概述古代諸汗源流及建立國家政道之著作黃金史綱》(Erd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ü yosun-u jökiyal-i quriyaysan Altan Tobči)，由學問僧羅布桑丹津於 1655 年編著完成，記敘的年代自印度、西藏諸王世系、成吉思汗的祖先至 1635 年林丹汗之子額哲歸降後金，作者大量轉錄了《蒙古秘史》與不同年代的各種史料，其中有 233 節的內容與《蒙古秘史》一致，因此雖然著述年代是十七世紀中，屬於近代蒙古語，卻混雜了十三、十四世紀和十五、十六世紀中古蒙古語的文體，須仔細辨析。《蒙古源流》(Qad-un Ündüsün-ü Erdeni-yin Tobči) 的作者爲薩岡徹辰洪台吉，1662 年成書，記敘自開天闢地、印度佛教諸王、西藏諸王、成吉思汗祖先到 1662 年的歷史與傳說，作者參考了七種蒙文、藏文文獻，經過整理再加上親身經歷與見聞，文體較爲統一，但也不可避免地含有早期文獻的語言成分。

《蒙語老乞大》是 18 世紀中下葉流傳於朝鮮的蒙古語教科書，⁸ 作爲朝鮮司譯院教科書於西元 1741~1790 年間整理出版、修訂三次，是以諺文標注蒙語語音的會話教科書。現存的版本爲 1790 年出版，全書共分 8 卷，經我們比對，其內容與 1670 年前後印行的漢語《老乞大諺解》相當一致。⁹ 近代蒙古語的口語文獻不多，《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等史書因爲大量參考前人文獻，保留了中古

⁵ 《蒙古秘史》有 12 卷抄本和 15 卷抄本兩種版本，內容相同，學者通常使用以四庫叢刊本和葉德輝本爲底本的 12 卷本。

⁶ 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國師創制蒙古新字，於至元六年（1269 年）下詔頒行於天下，元代此後頒發的璽印、聖旨文書等都用八思巴字，並且附上各民族原來的文字對照。這種文字被稱爲“八思巴蒙古字”，又稱八思巴字、蒙古國書/字、元國書/字、方體字等。

⁷ 《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與《蒙古秘史》並稱蒙古三大歷史著作。《蒙古黃金史》有兩種：一種是無名氏的《諸汗根源黃金史綱》(Qad-un ündüsün quriyangyui altan tobči)，俗稱《小黃金史》；另一種就是羅布桑丹津的《概述古代諸汗源流及建立國家政道之著作黃金史綱》，俗稱《大黃金史》，又稱《羅布桑丹津黃金史》。

⁸ 《老乞大》原來可能是元代蒙古人學習漢語的教材，傳入朝鮮半島後，成爲朝鮮司譯院教導中國話的課本，其內容爲高麗商人到中國經商，與中國人之間的對話，現存主要版本有四種，最早爲元刊本，最晚爲 1795~1798 年的版本（李泰洙 2003:10）。

⁹ 《蒙語老乞大》的內容比《老乞大諺解》簡略，《老乞大諺解》談到同行夥伴彼此關係、在北京購買物品種類、花色，書籍品名等的段落在《蒙語老乞大》中多有刪略。

蒙古語的特色，《蒙語老乞大》是會話教科書，比前述歷史著作更能反映口語，本研究即以《蒙語老乞大》為近代蒙古語的主要語料來源。

2. 蒙古語否定結構的歷時變化

2.1 語言事實

從歷時的角度看，蒙古語非祈使式限定子句的否定經歷了從動前副詞（狀語）到動後主要語的類型變化。中古蒙古語否定標記的出現位置如〈表 1〉。

〈表 1〉中古蒙古語否定標記的位置

句型 \ 位置	Pre-verbal	Post-nominal
祈使	büü + Bare Verb bütügei + Bare Verb	
其他	ese + VN[+perf]/ConV/V[+Past] ülü + VN[-perf]/ConV/V[-Past]	Nominals + ügei Nominals + {busu, busi} ¹⁰

中古蒙古語非祈使句的各種否定標記的功能接近互補，否定副詞 *ese* 原則上與表示過去時間的動詞組¹¹ 搭配，*ülü* 與現在、未來時間搭配，而否定述詞 *ügei* ‘沒有’ 跟 *busu/busi* ‘不是’ 與名詞性成分搭配。¹²

¹⁰ *busi* 是後起的形式。

¹¹ 可以跟 *ese*, *ülü* 搭配的動詞組包括動名詞 (Verbal Noun, VN)、副動詞 (Converb, ConV) 與帶有時制詞綴的限定動詞 (finite verb) 組。

¹² *ügei* 在《蒙古秘史》的從屬子句中和 *ese*, *ülü* 一樣，可以與動名詞搭配，也就是在《蒙古秘史》時代，*ügei* 的功能已經擴展。關於 *ese*, *ülü* 的分工，Schmidt (1831:89) 提出 *ese* 與簡單過去式搭配，*ülü* 與現在式、未來式、不定式搭配的分析，也就是 *ese* 和 *ülü* 的分布與時制有關，但這個分析無法解釋 *ese* 與 *ülü* 在非限定子句如名物化子句中的出現分布。Poppe (1955:286-291) 說蒙古書面語中 *ülü* 與條件、讓步副動詞之外的所有副動詞一起使用，*ese* 則與假定副動詞、讓步副動詞搭配。小沢 (1968) 也提出 *ese*, *ülü* 的使用區別以“時間”為原則，但不限於時制，他還發現 *ese* 可與並列副動詞 -*ju* 連用，*ülü* 與反覆副動詞 -*n* 連用，兩者都可與非完整貌動名詞 -‘*a* 連用。此外，Yu (1991) 也指出 *ese*, *ülü* 都可以搭配 -*γad/-ged* ‘之後’ 形式的副動詞。*ese*, *ülü* 可出現在沒有時制的子句，都可與非完整貌動名詞 -‘*a* 連用等事實顯示兩者的區別不是時制或時貌，我們認為 *ese* 跟 *ülü* 在中古蒙古語的分布可能跟語氣 (mood)，尤其是「實現 (realis)/未實現 (irrealis)」有關，*ese* 與「實現」搭配，*ülü* 與「未實現」搭配，這個問題將另文討論。

- (1) kü'ün-ne ese ögte-gsen bö-'esü, Dobun-mergen
 person-Dat Neg give-Perf BE-if Dobun Mergen(Name)
 de'ü-de-'en čima-da γuyu-ya.
 younger brother-Dat-Ref you-Dat ask-1stVolition
 如果（那個女人）還沒許人的話，就求給朵奔篋兒干弟弟你（做媳婦）。（《蒙古秘史》卷 1 第 4a 頁第 2-3 行）
- (2) jingis qan-u ba qa'an-u ba jarliq-dur
 Chinggis emperor-Gen Conj emperor-Gen Conj edict-Dat
 doyd erk'e-üd sënshiṅūd¹³ dašmad
 Buddhist monks Christian priests Daoist priests Islamic priests
 ali-ba alba qubč'iri ülü üje-n...
 any commission Neg undertake-Imperf
 成吉思汗和（窩闊台）皇帝的聖旨裡（曾經說道）：「和尚、基督教士、道士、伊斯蘭教士不擔當任何差使，…」（〈薛禪皇帝牛年（1277/1289）賜安僧錄聖旨〉第 8-9 行）
- (3) se'üder-eče busu nökör ügei, se'ül-eče busu čiču'a
 shadow-Abl other friend Neg tail-Abl other whip
 ügei bui bida.
 Neg exist we
 我們影子之外沒有別的朋友，尾巴之外沒有別的鞭子。（《蒙古秘史》卷 2 第 8a 頁第 3-4 行）

busu, busi 本義為“別（的）”，出現在《蒙古秘史》中的 busu, busi 都不是否定詞，到 1335 年的〈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張氏先塋碑〉¹⁴ 中才出現作為否定標記的用例，如例 (4)。

- (4) γayča je ebedčün min-u tan-a derge
 but Particle sickness I-Gen you-Gen near
 oyira ire-gde-kü metü busu-yin tula, tayin ese
 near come-Pass-Imperf like BE.Neg-Gen cause serve Neg

¹³ 此處八思巴字原文為 sënshiṅuṅ，應為 sënshiṅud 之誤。本文八思巴字轉寫規則依據呼格吉勒圖、薩如拉編 (2004)。

¹⁴ 該碑內容記載張應瑞家族從元世祖忽必烈到惠宗托歡帖木兒時期為元朝工作的事蹟，位於內蒙古赤鋒市翁牛特旗，高 5.36 公尺、寬 1.35 公尺，厚 0.37 公尺，材質為漢白玉。碑首正面篆書題額，背面題額為八思巴漢文，碑身正面 39 行漢文楷書，背面 57 行蒙古文。該碑刻的拓片影本、漢文英譯、蒙古文的拉丁轉寫、英譯見 Cleaves (1950)。

čida-ba je.

can-Past Particle

但是因為我的病不是你們能靠近的那種，（所以）沒能侍奉（我）。¹⁵

（〈1335 年薊國公張氏先塋碑〉第 17 行）

中古蒙古語陳述式動詞前否定副詞 *ese*, *ülü* 的功能在現代蒙古語中被否定述詞 *ügei* 取代，動詞形式也由帶時制詞綴的限定動詞變為帶時貌詞綴的動名詞，見〈表 2〉。

〈表 2〉現代蒙古語否定標記的位置

句型 \ 位置	Pre-verbal	Post-nominal
祈使	büü + Verb bitegei + Verb ¹⁶	
其他		VN[±Perf]/Nominals + ügei(-güi) Nominals + bisi ¹⁷

(5) ter ir-sen-güi.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

(s)he come-Perf-Neg

他沒有來。

(6) bi mede-x-güi.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

I know-Imperf-Neg

我不知道。

(7) bi monggol xün biš.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

I Mongol person BE.Neg

我不是蒙古人。

根據我們的統計，《蒙古秘史》（1228 年）、《羅布桑丹津黃金史》（1655 年）、《蒙古源流》（1662 年）等文獻中動詞的否定多用 *ese*, *ülü*，而在 18 世紀的

¹⁵ 此段碑文內容為元世祖魯忠武王 Način Noyan 訓示諸子不要忘了陪臣張應瑞在魯王生病期間，三年如一日勤侍湯藥起居，忠心耿耿的往事。本句相應的漢文碑文為“然疾當隱處亦有不得近者。”

¹⁶ 中古蒙古語的祈使否定 *bütügei* 經過一連串的語音變化，在現代胡都木蒙古文變成 *bitegei* [bitxi:]。胡都木蒙古文指目前通行於中國的標準蒙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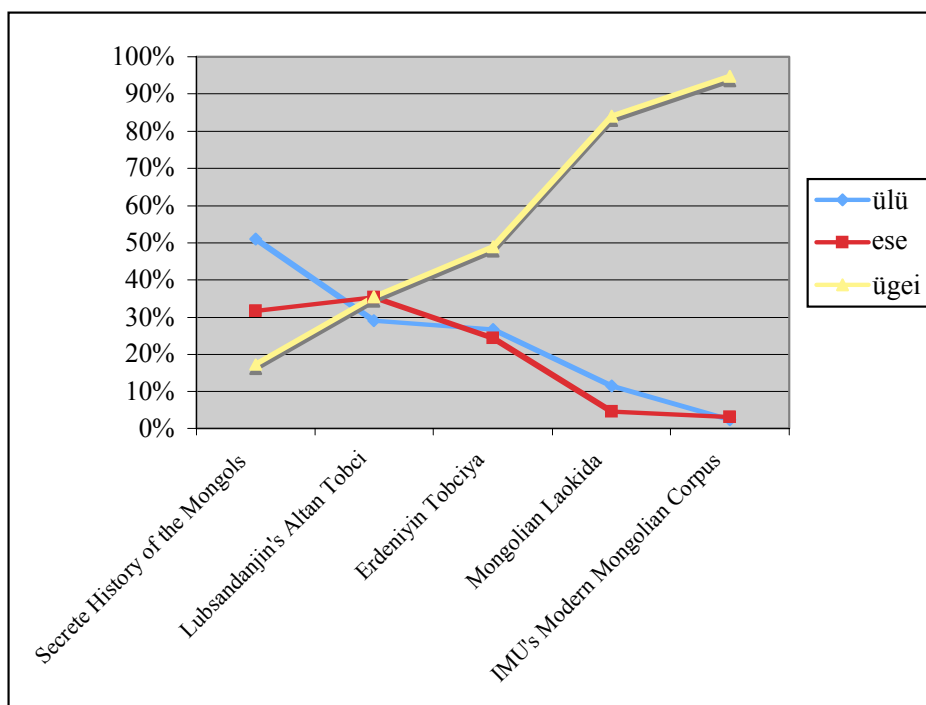
¹⁷ 中古蒙古語的 *busi* 在現代胡都木蒙古文變成 *bisi* [biʃ]（息利爾蒙文為 биш，轉寫為 biš），*busu* 保留“別（的）”的用法，但不再有否定詞“不是”的用法。

《蒙語老乞大》(1741~1790) 語料裡，則 *ese*, *ülü*, *ügei* 並用，而以 *ügei* 最多，到了現代蒙古語，94.9% 都是用 *ügei* 或其黏著形式 *-güi*。

〈表 3〉與〈圖 1〉顯示幾個主要的否定標記在歷代文獻中的出現次數與比例。

〈表 3〉蒙古語三種主要的否定標記在代表性文獻中出現的次數與比例

語料來源 否定標記	《蒙古秘史》 (1228)	《黃金史》 (1655)	《蒙古源流》 (1662)	《蒙語老乞大》 (1741~1790)	「現代蒙古語數據庫百萬詞版」 (2003 年 7 月)
ülü	190 (51.1%)	166 (29.1%)	102 (26.7%)	10 (11.4%)	12 (2.3%)
ese	118 (31.7%)	202 (35.4%)	93 (24.3%)	4 (4.5%)	16 (3.0%)
ügei ¹⁸	64 (17.2%)	203 (35.6%)	187 (49.0%)	74 (84.1%)	501 (94.9%)



〈圖 1〉蒙古語文獻中三種主要否定標記出現比例的消長趨勢

¹⁸ 含 *üge<i>'üi*, *üge<i>'ün* 等衍生形式。

2.2 前人的相關研究

Kim (1977) 探討韓語的否定類型演變，主張否定詞從修飾動詞的副詞「升級」成為主要述語的組成部分，是 OV 語言的趨勢。¹⁹ 他已注意到蒙古語等阿爾泰語言和韓語的否定結構一樣歷經動前（所謂的「第一類」）到動後（所謂的「第二類」）的變化，而且第二類的動詞需要名物化，但並未深入探討韓語之外的語言。例句 (8)、(9) 分別是韓語第一類否定、第二類否定的例子。第一類否定的否定詞 *ani* 在動詞 *ca-n-ta* ‘睡（現在時陳述式）’ 之前，第二類否定的否定詞 *ani* 在名物化動詞 *ca-ci* 之後，助動詞 *ha-n-ta* ‘做（現在陳述式）’ 之前。

- (8) *ai-ka* *ani* *ca-n-ta*.
 child-SubjMarker Neg sleep-Present-Indicative
 小孩沒有睡。(Kim 1977: (2b))
- (9) *ai-ka* *ca-ci* (*rŭl*) *ani*
 child-SubjMarker sleep-Nominalizer DirectObject Neg
ha-n-ta.
 do-Present-Indicative
 小孩沒有睡。(字面意義：“小孩沒有做睡覺的活動。”) (Kim 1977: (2c))

但是，韓語的第二類否定嚴格說來不是“動後”(postverbal) 否定，否定詞 *ani* 仍然位於具時制變化的輕動詞 *ha-* ‘做’ 之前。原先的主要動詞加上名物化標記 *-ci* 變為名詞，可以帶直接賓語標記 *rŭl* 即是明證。

Yu (1991) 對蒙古語的否定詞，做了歷時與共時的分析比較，但他側重在否定詞的語源以及中古蒙古語在現代各方言的語音形式與功能，並未深入探討否定結構從中古蒙古語到個別語言、方言的演變脈絡與原因。關於 *ügei* 取代 *ese/ülü* 的歷史演變，他的研究以 Kim (1977) 為基礎，主要貢獻是進一步比較了蒙古語、韓語與法語的類似變化，指出蒙古語 *ese/ülü V* 被 *VN ügei* 取代的現象與上述兩種語言的變化均不相同：韓語中動詞前與動名詞後的否定詞形式相同，而且否定詞出現在動名詞之後，動詞“做”之前，也就是說韓語原先的否定句結構為 (Neg) *V_a*，改變之後的結構為 *VN_a (Neg) V_{do}*，而法語的否定結構由拉丁語的 *ne V* 演變成 *ne V pas* 再演變成 *V pas*，動詞不變，但蒙古語動詞前與動名詞後的否定形式

¹⁹ 蕭素英 (2005) 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蒙古語 *ügei* 取代 *ese, ülü* 的因素之一是：否定詞是一個量化詞，其與被量化成分的關係傾向於和主要語、補述語的方向一致，因此 OV 語言傾向使用動後否定。

不同，且 ügei 是出現在動名詞後，而不是動詞後。

Yu (1991) 並未提出這幾種語言否定結構演變的可能途徑與原因。如我們之前所述，韓語否定詞的位置仍在時制動詞²⁰ 之前，並沒有改變，只是敘述動作（未）發生的方式改變了。由含具體語意的動詞 V_a 是否發生，變為“做/沒有做”該動作 ($VN_a V_{do}$)。法語否定結構的演變過程則顯示了辭彙語意擴充與改變的可能途徑：pas 因為經常與否定詞 ne 共同出現，形成 ne...pas 的特殊句式，被重新分析為否定詞的一部分，進而單獨負起否定詞的功能。至於蒙古語否定結構的演變，則是否定副詞 ese/ülü 與否定述詞 ügei 這兩組詞形、詞類、位置都不相同的否定詞競爭的結果，我們將在本文詳細討論。²¹

Lehmann (1973) 主張 OV 語言的否定傾向在動詞之後，而 VO 語言的否定傾向在動詞之前。蒙古語或韓語否定結構的類型變化是否如 Kim (1977) 與蕭素英 (2005) 所主張是這個趨勢的反映呢？其實不然。蒙古語、日語、韓語等語言動（名）後否定佔優勢都是晚近的演變，²² 日語在 12 世紀左右，蒙古語至少在 18 世紀之後，韓語更是直到現代動前否定跟動名後否定的出現分布才完全改觀，而這些語言都是典型的 OV 語言，如果 OVNeg 是 OV 語言否定結構的自然語序，為什麼這些語言的動後否定都是後起的？

我們認為日、韓語發展出動名後否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這些語言變得更具分析性 (analytic)，將承擔人稱、性、數、時制、語氣等語法訊息的功能由語意具體的動詞轉移到存在/做 (Do) 動詞，若存在/做動詞省略，動名後的否定詞便可進一步重新分析為否定述詞。

韓語因為 ha- ‘做’ 不能省略，否定詞 ani 應該仍視為動詞前否定標記。

2.3 我們的分析

2.3.1 兩組否定詞 ese/ülü 與 ügei 的競爭與否定結構的類型變化

我們主張，ügei 逐步取代 ese 和 ülü 的動力主要為語言系統對稱性與經濟的要求，而否定存在動詞 ügei 比單純的否定副詞 ese, ülü 更具有優勢。

蒙古語的 ügei 原來是名詞，可有格位變化，沒有動詞時制變化，表示“無”，後加“存在、變成”等靜態述語，如 (10)。

²⁰ 這類語意空靈的動詞在傳統文法中常分析為“助動詞”，當代杭土基學派的語法學家通常把這樣的動詞稱為“輕動詞” (light verb)，仍分析為句子的主要動詞 (main verb)。

²¹ 本文將只討論 ese/ülü 與 ügei 這兩組否定詞的競爭關係，不涉及祈使句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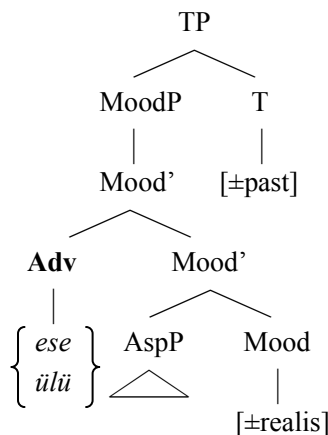
²² 感謝楊虎嫩教授 (Janhunen, p.c.) 提醒我們這點。

- (10) *teyin atala dobun-mergen ügei bol-ba.*
 that time Dobun Mergen non-existence become-Past
 那個時候朵奔篾兒干過世了。(《蒙古秘史》卷 1 第 10a 頁第 3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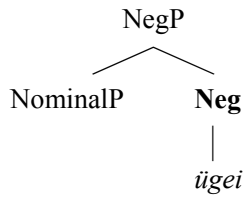
ügei 也可作為名詞性述語，如 (11)，句中的 *ügei* 位於從屬子句 *ene mori-yi usu usula-γsan ügei* 中，存在動詞 *bile* 以整個子句為補述語。由於存在動詞常常省略，*ügei* 與相對應肯定句的存在動詞處於同樣的位置，容易重新分析為否定存在動詞。

- (11) *ene mori-yi usu usula-γsan ügei bile.*
 this horse-Acc water give water-Perf Neg be
 還沒有飲馬。(《蒙語老乞大》卷 2 第 16b 頁第 3-4 行)
- (12) *ene qanju-du kümün ügei.*
 this room-Dat person Neg
 你這房裡沒有人。(《蒙語老乞大》卷 5 第 9a 頁第 7 行)

蒙古語否定標記由動詞前變為動名詞後的演變動因是不同詞類否定詞的競爭。結構上動詞前的否定標記 *ese, ülü* 是副詞，出現在語氣詞組 (MoodP) 的狀態位置，如〈圖 2〉；而名詞與動名詞後的否定標記 *ügei(-güi)* 是述語，出現在否定詞組 (NegP) 主要語位置，以名詞性詞組為補語，如〈圖 3〉。兩組否定的功能與分布雖然互補，位置卻不對稱，整個系統不平衡。



〈圖 2〉否定結構一（否定詞為狀語）



〈圖 3〉否定結構二（否定詞為主要語）

從語法的共存限制來看，雖然副詞 *ese*, *ülü* 可以搭配動名詞，卻不能搭配一般名詞。而如 (13)-(15) 所示，一般名詞也不能「動詞化」而不改變名詞語意內涵。反之，動詞卻可以經過名物化表達狀態或動作，並與 *ügei* 共現。

- | | | | | | |
|------|---------|---------|---|---------|------------|
| (13) | dayu(n) | “voice” | → | dayuda- | “to call” |
| (14) | buu | “rifle” | → | buuda- | “to shoot” |
| (15) | usu(n) | “water” | → | usula- | “to water” |

也就是說，*ügei* 可以同時與名詞及動名詞搭配，而 *ese* 或 *ülü* 只能與動詞、動名詞，而不能與純粹的名詞搭配。因此 *ügei* 佔了優勢。

由於動名詞具有動詞與名詞雙重特性，既可以與 *ese*, *ülü* 搭配，也可以與 *ügei* 搭配，我們認為，*ügei* 從動名詞子句開始擴展其功能，也就是歷史上應該有一個時期，*ese*, *ülü* 與 *ügei* 的分布重疊。事實上，《蒙古秘史》即反應了這種情況，例句 (16) 中「非完整貌」-*qu* 與 *ülü* 搭配，在例句 (17) 中與 *ügei* 搭配。

- (16) “qayi-basu qa’ul<u>qa inu *ülü* *ol-qu* čī
 search-Cond way his/her Neg get-Imperf you
 sem boli!” ke’ejü itqa-ba.
 quietly stop Quot soothe-Past
 勸說：「（現在）找他的蹤跡的話（也）找不到了，你安靜下來。」
 （《蒙古秘史》卷 1 第 38a 頁第 2-3 行）
- (17) bodončar be tede irgen-i ya’un irgen ke’en
 Bodoncar also those people-Acc what people Quot
 asa’u-lča-qu *ügei* yabu-ldu-ba.
 ask-Cooperative-Imperf Neg go-Reciprocal-Past
 孛端察兒也沒有問那些百姓是什麼人，（就這樣）一起生活了。（《蒙古秘史》卷 1 第 18a 頁第 3-4 行）

再從人類認知處理的觀點來看，以同一辭彙表示同一種語意比較經濟。蒙古語單單否定事物、動作、狀態的存在便有 *ese*, *ülü* 和 *ügei* 三個辭彙，相當冗贅，促使辭彙間彼此競爭、取代。從語意功能來看，*ügei* 又佔了優勢，因為存在動詞本就可以表示事物或狀態的存在與否，從“領有/存在”動詞演變為「完整貌」標記是人類語言常見的語法化現象，具有認知語意的基礎，蒙古語否定述詞 *ügei* 取代副詞 *ese* 和 *ülü* 的功能，即反應了這種語言內部的自然變化趨勢。

2.3.2 蒙漢語言接觸與否定類型

語言接觸可能也加速了蒙古語 *ügei* 的功能拓展。石毓智、李訥(2000)發現在16世紀的《金瓶梅》中“沒”表示完整貌否定的用法已大量出現。我們的研究則顯示蒙古語直到18世紀的《蒙語老乞大》才有比較多 *ügei* 否定動作的用例。從蒙古族與漢族的接觸史來看，與漢語的接觸互動可能加速了蒙古語的類型變化，因為我們過去的田野調查初步發現，同屬蒙古語族語言的布利亞特語、康家語、土族語²³ 不論否定結構或時間系統的演變速度都不如蒙古語快速。

現代土族語過去時以時制後綴 *-va*（相當於蒙古語的 *-ba*）或並列副動詞(*converbs*) *V-ᠳᠭ᠎ᠠ*（*V* 表示動詞詞幹）加上存在動詞 *i/a*（有人稱區分）表現。否定詞有 *bi:*（第二人稱祈使否定），*si:*, *li:* 和 *güi:/güa:*，其中 *bi:*, *si:*, *li:* 是副詞，出現於動詞之前，分別對應蒙古語的 *büü*, *ese* 和 *ülü*；*güi:/güa:* 是否定述詞，對應蒙古語的 *ügei*，但有人稱區別。*si:* 出現在帶過去時制後綴 *-va* 的動詞之前，*li:* 主要出現在帶現在時制後綴 *-na* 與帶未來時制後綴 *-m* 的動詞之前。否定述詞 *güi:/güa:* 在土族語中並未完全取代 *si:* 與 *li:*，不過其功能與 *si:* 和 *li:* 已有部分重疊。*güi:/güa:* 除了加在名詞之後表示人或事物不存在，還可以加在並列副動詞 *V-ᠳᠭ᠎ᠠ* 之後表示動作沒有完成，功能相當於“*si:* + *V-v*”；加在反覆副動詞 *V-n* 之後則否定動作正在進行。在1981年出版的《土族語簡志》中，“*si:* + *V-v*”與“*V-ᠳᠭ᠎ᠠ güi:/güa:*”並存，但在我們2004年的田野記錄中，發音人最自然的反應是使用“*V-ᠳᠭ᠎ᠠ güi:/güa:*”的形式。我們認為，土族語中的否定詞 *güi:/güa:* 與 *si:*, *li:* 的競爭正在進行中，而且可能已經漸漸取代了 *si:*。

²³ 布利亞特語分布於貝加爾湖附近，部分布利亞特人於二十世紀初葉俄羅斯紅軍革命時移居呼倫貝爾草原；康家語、土族語都分布在青海。

3. 蒙古語時間語法系統的歷時變化

我們發現，蒙古語時間語法系統的變化與否定結構的歷史演變平行。現代蒙古語時間系統與中古蒙古語一個很大的差別是：中古蒙古語中不論過去式或非過去式，祈使句之外的主要子句都以帶有時制詞綴的動詞結尾，但現代喀爾喀蒙古語的口語除了「非過去時」肯定還以時制詞綴表示外，多用動詞詞幹加上完整貌詞綴 *-san/-sen/-son/-sön*²⁴ 與存在動詞 *baina*²⁵ 或否定述詞 *ügei* 表示過去時間，而以動詞詞幹加上非完整貌詞綴 *-x* 加上否定述詞 *ügei* 否定現在或未來的動作、狀態。試比較 (18) 與 (19)。

- (18) *Tenggis ketüljü ire-ba.*
 Big lake/sea cross come-Past
 (他們) 渡過大湖來了。(《蒙古秘史》卷 1 第 1 頁第 3 行)
- (19) *ter øfögder ir-sen (bæ:n).*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口語)
 (s)he yesterday come-Perf exist
 他昨天來了。

蒙古語表示時間的動詞詞綴如〈表 4〉。²⁶ 從表中可清楚看出中古蒙古語的四種現在、未來（非過去）形式在現代喀爾喀方言中已不用，而四種過去標誌在現代蒙古語也大幅簡化，不再有性、數、指向的區別；此外，現代蒙古語的時間可以用時貌表示。現代蒙古語過去時間標記 *-v* 只用於肯定句，且口語少用；*-jee/-čee* 只用於肯定，含語氣意義；*-laa/-lee/-loo/-löö* 也只用於肯定，含示證語氣意義；完整貌 *-san/-sen/-son/-sön* 加上存在動詞用於否定句與口語肯定句。²⁷ 「非過

²⁴ *ö* 為文字轉寫，語音為 /ø/。

²⁵ *baina*（語音形式為 /bæ:n/）也有學者分析為助動詞，而把帶完整貌的形動詞視為主要動詞。我們認為，在句法上 *baina* 是存在動詞，以形動詞組（動名詞組）為補語，表示該形動詞組所表示的狀態存在。閩南語也有類似的句型：在閩南語中，存在動詞“有/無”加在動詞前表示狀態的存在/不存在或動作發生/沒有發生，例如“阿明這兮囡仔 {有/無/**m̄*} 巧。”（阿明這個孩子 {有/*沒有/不} 聰明。）、“阿明昨昏 {有/無} 去學校。”（阿明昨天 {去了學校/沒有去學校}。）

²⁶ 13 世紀以前的古代蒙古語以及 17~19 世紀的近代蒙古語由於目前資料不足，不列。

²⁷ 有些學者，如 Poppe (1955:265)、Yu (1991)，把 *-laa/-lee/-loo/-löö* 分析為「現在完成時」詞綴，而 Binnick (1979b, 1990)、橋本邦彥 (1993)、Wu (1995, 1996) 等學者則分析為「過去時」詞綴。我們認為 *-laa/-lee/-loo/-löö* 不是單純的時制詞綴，而是含有語氣詞素的綜合性詞綴。因此至少早在中古蒙古語的時代，蒙古語的時間語法系統就不是「絕對時」(absolute tense)。

去時」時制詞綴 **-n** 只用於肯定句，否定用非完整貌 **-x** 加上否定述詞，表現在習慣用動名詞 **-dag**。²⁸

〈表 4〉中古蒙古語、現代蒙古語與時間語法系統相關的標誌

歷史分期 表達時間	中古蒙古語 (13 th century~16 th century) 資料來源小沢重男 (1961)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
Past	(1) -ba/-be, -bai/-bei, -bi (2) -ju'u(-juγu/-jügü) 或 -ču'u(-čuγu/-čügü), -ju'ui(-juqui/-jüküi) 或 -ču'ui(-čuqui/-čüküi), -jigi 或 -čigi, -ji'ai(-jīyai/-jigei), -je'ei (3) -lu'a/-lu'e(-luγa/-lüge), -lu'ai(-luγai, -lügei), -la'a/-le'e(-laγa/-lege), -la'ai/-le'ai (-layai/ -legei), -ligi, -liyi, -leyi (4) -'a, -'ai	(1) -v (2) -jee/-čee (3) -laa/-lee/-loo/-löö (4) -san/-sen/-son/-sön + EXIST
Non-past	(1) -mu(-mu/-mü), -mui(-mui/-müi), -mi (2) -yu(-yu/-yü), -yi (3) -u(-u/-ü), -uyi(-ui/-üi), -ai(-ai/-ei), -i (4) -d	(1) -n (2) -dag(ügei) (3) -x + Negative Predicate '-güi'

4. 辭彙競爭、不對稱、「綜合性—分析性」類型循環與語法演變

ügei 的勝出進一步促進了蒙古語時間系統的變化，使蒙古語變得更具分析性。

ügei 從與蒙古語動前否定副詞 *ese/ülü* 的競爭中勝出，使蒙古語陳述句的否定式變成動名詞加上否定存在動詞。這又造成了陳述句肯定、否定形式時間系統表達方式的不對稱：肯定句以帶有時制詞綴的動詞結尾，而否定句卻以帶有時貌詞綴的動名詞加上 ügei 結尾。

²⁸ 現代蒙古語的「非過去時」時制標記 **-n(a)** 源自中古蒙古語的「非完整貌」動名詞詞綴 **-n** 加上存在動詞 **a-**。《蒙語老乞大》中「非過去時」的 276 個主要子句中，**-na/-ne** 已有 158 例，而 **-mui** 只有 64 例，其他形式 54 例，到了現代喀爾喀蒙古語 **-na/-ne** 已經完全取代了 **-mui, -yu, -uyi, -d** 等形式。本變化牽涉的存在動詞是 **a-**，與由否定結構觸發的時間語法變化使用 **bai-** 不同，我們認為是屬於不同系列的變化，至於「非過去時」由 **-mui** 等形式變為 **-na/-ne** 的過程，則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這樣的肯定/否定的不對稱現象在代表近代蒙古語口語的《蒙語老乞大》已清楚顯現，見〈表 5〉、〈表 6〉。

〈表 5〉《蒙語老乞大》非祈使、表示動作的肯定主要子句結尾形式

時間語法標記	句型	出現次數（百分比）			
Past	Indicative	115 (23.8)	138 (28.6)	406 (84.1)	483 (100)
	Interrogative	23 (4.8)			
Non-past	Indicative	174 (36.0)	268 (55.5)		
	Interrogative	94 (19.5)			
Perfective	Indicative	30 (6.2)	34 (7.0)	77 (15.9)	
	Interrogative	4 (0.8)			
Imperfective	Indicative	37 (7.7)	43 (8.9)		
	Interrogative	6 (1.2)			

〈表 6〉《蒙語老乞大》非祈使、表示動作的否定主要子句結尾形式

時間語法標記	否定詞	句型	出現次數（百分比）				
Past	ese	Indicative	1 (1.3)	1 (1.3)	9 (11.5)	9 (11.5)	
		Interrogative	0 (0.0)				
Non-past	ülü	Indicative	5 (6.4)	8 (10.3)			
		Interrogative	3 (3.8)				
Perfective	ügei	Indicative	8 (10.3)	13 (16.7)	67 (85.9)	78 (100)	
		Interrogative	5 (6.4)				
Imperfective		Indicative	47 (60.3)	54 (69.2)			69 (88.5)
		Interrogative	7 (9.0)				
	ülü	Indicative	1 (1.3)	2 (2.6)	2 (2.6)		
		Interrogative	1 (1.3)				

《蒙語老乞大》全書共有 1,394 個主要子句，扣除 385 句祈使式、²⁹ 448 句名詞述語，計 561 句，其中 483 句肯定（含肯定疑問）、78 句否定（含否定疑問）。483 句肯定句中，有 77 句以時貌表示時間，佔 15.9%；78 個否定句中卻有 69 句以時貌表示時間，佔了 88.5%，合計共有 146 句以動名詞加上存在動詞，剩下的 415 句仍以時制動詞結尾，與中古蒙古語相比，已有 26.0% (146/561) 的句子改用

²⁹ 其中第一人稱（表意願）140 句，第二人稱（表示命令、請求、希望等）肯定 183 句、否定 39 句，第三人稱（表允許、祝願、希望、顧慮）23 句。

時貌表示時間。³⁰ 這些例子明顯表現了肯定、否定不對稱的現象，否定式遠比肯定式變化快速。

《蒙語老乞大》中的正反選擇問句也反應了肯定、否定的不對稱，問句的肯定部分用時制動詞，否定部分用時貌加上 *ügei* 或 *-güi*，例句 (20) 為過去時間的例子，(21) 為未來時間的例子。

- (20) edüge jasa-ba-u jasa-γsan ügei üü?
 now repair-Past-Q repair-Perf Neg Q
 現在修好了沒有？（《蒙語老乞大》卷 2 第 9b 頁第 5 行）
- (21) andanar, či γal talbi-ju čida-m-u
 friends you fire put-ConV can-NonPast-Q
 čida-qu-gei uu?
 can-Imperf-Neg Q
 客倌們，你打仗不打仗？（《蒙語老乞大》卷 2 第 1a 頁第 2-3 行）

我們主張，在 *ügei* 取代 *ese* 和 *ülü* 並以時貌表示否定句的時間之後，肯定式藉著類推作用，變為以時貌動名詞加上存在動詞的形式。

整個演變過程可以用〈表 7〉表示，系統不對稱之處以粗斜體標示。階段一：否定詞 *ese/ülü* 與 *ügei* 互補；句子不論肯定、否定都以時制動詞結尾，但是 *ese/ülü* 在動詞之前、*ügei* 在名詞之後，否定結構不對稱。階段二（中古蒙古語到近代蒙古語）：否定詞 *ese/ülü* 與 *ügei* 的功能有部分重疊，兩組否定詞都可以與動名詞搭配。階段三（近代蒙古語）：*ese/ülü* 被 *ügei(-güi)* 取代，否定句以動名詞搭配 *ügei*，肯定句仍以時制動詞結尾，時間語法系統有肯定/否定不對稱的現象。階段四（現代蒙古語）：肯定式藉著類推作用，也傾向於以動名詞加上可省略的存在動詞表示。³¹

³⁰ 如果將「非過去時」-na/-ne 也視為動名詞加上存在動詞的例子，則肯定式的例子增為 235 例，佔 48.7% (235/483)，肯定、否定不對稱的情形仍然存在；整體使用時貌動名詞表示時間的比例則增為 54.2% (304/561)。

³¹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口語肯定式呈現了過去/非過去的不對稱：過去時間以完整貌加上可省略的存在動詞表示；「非過去時」方面，現在的習慣以「非完整貌」動名詞 -dag 表示，未來時間與思想、真理等則以時制詞綴 -n(a/e/o/ö) 表示。造成過去/非過去不對稱的可能原因是 -n(a/e/o/ö) 牽涉到另一組變化，即 -n(a/e/o/ö) 取代了中古蒙古語的「非過去時」詞綴 -mui/-yu/-uyi/-d 等，-n(a/e/o/ö) 是較新的形式，是動名詞 -n 與存在動詞 a- 的綜合形式，由於早一步完成了「動名詞詞綴 + EXIST」到「陳述詞綴」的變化，因此沒有參與本文探討的一系列變化，這個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表 7〉蒙古語非祈使主要子句時間語法系統的歷史演變

階段	肯定	否定
Stage I:	V[±Past] Nominals + (BE)	{ <i>ülü/ese</i> } + V[±Past] Nominals + <i>ügei</i>
Stage II (Middle Mongolian~Late Mongolian):	V[±Past] Nominals + (BE)	{ <i>ülü/ese</i> } + V[±Past]/VN[±Perf] <i>VN[±Perf]</i> + <i>ügei</i> Nominals + <i>ügei</i>
Stage III (Late Mongolian):	<i>V[±Past]</i> Nominals + (BE)	<i>VN[±Perf]</i> + <i>ügei</i> Nominals + <i>ügei</i>
Stage IV (Modern Mongolian):	<i>V[-Past]</i> <i>VN[+Perf]</i> + (BE) Nominals + (BE)	VN[±Perf] + <i>ügei</i> Nominals + <i>ügei</i>

以上我們指出蒙古語除了否定結構的類型改變外，時間語法系統也發生平行的變化。我們主張，系統對稱性與認知經濟性的要求觸發了原為互補的兩組否定詞的競爭，結果引發了連鎖反應，改變了蒙古語的時間語法標記系統。蕭素英 (2005) 曾提出一個相反的分析：時間標記系統的變化促使否定詞 *ügei* 取代 *ese* 和 *ülü* 的類型變化，由於蒙古語時間系統改以時貌動名詞加上存在動詞表示，使否定存在動詞 *ügei* 出現的機會大增而勝出。然而，這個分析難以解釋以上所述時間語法系統變化過程中的肯定/否定不對稱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否定詞競爭影響了時間語法系統是比較好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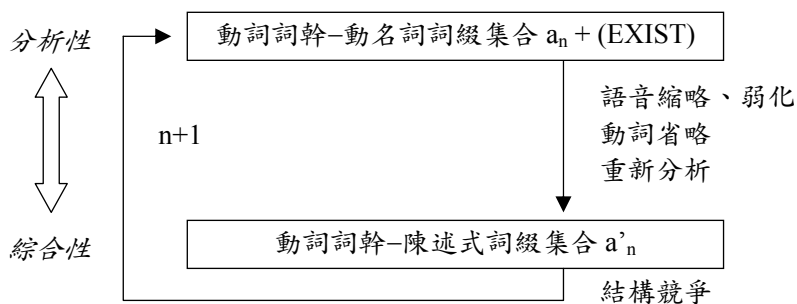
另一個影響主要子句時間系統的可能因素是從屬子句與主要子句之間的不對稱性。蒙古語除了直接引句外，從屬子句都不帶時制，從屬子句的動詞以動名詞或副動詞形式出現，例如 (22) 句中 “*min-ü erten-ü qono-γsan*” 是關係子句，其主事者帶領格，動詞為完整貌的動名詞。

- (22) *jegeli qoyitu eteged-yin diyan min-ü erten-ü*
 street north side-Gen shop I-Gen early-Gen
qono-γsan ger bile.
 stay-Perf house be
 街北這家店是我先前住過的。(《蒙語老乞大》卷 1 第 21a 頁第 5-6 行)

主要子句的動詞可能經由類推從屬子句的句式而改用動名詞與副動詞加上存在動詞，使蒙古語變得更像分析性語言。然而，語言中同時也存在區分「從屬子

句」與「主要子句」的需求，從屬子句與主要子句之間的不對稱性在時間語法系統演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份量，還有待深入探討。

Poppe (1955:260-261) 主張所有蒙古語的陳述式詞尾都由後加零形式 BE 動詞的動名詞發展而來，但是現在已經無法追溯其原來的名詞意義與用法。我們調查的康家語和土族語的資料則顯示動名詞/副動詞與存在動詞的語音縮略也是陳述式詞尾可能的來源。當語音縮略或其他因素使詞綴原來的來源與意義不明顯時，該詞綴被重新分析為獨立的陳述式詞綴，使語言更具綜合性；反之，當動名詞詞綴加上存在動詞取代了陳述式詞綴的功能，語言又變得更具分析性，形成了「綜合性—分析性」的類型循環。本研究顯示，蒙古語目前正進行時貌動名詞詞綴成為陳述式詞綴的另一次循環，參見〈圖 4〉。



〈圖 4〉蒙古語動名詞與陳述式詞綴的替代與演變循環

5. 結論

本研究發現，對稱性與經濟性的要求促使蒙古語 *ese/ülü* 與 *ügei(-güi)* 這兩組功能、位置互補的否定詞彼此競爭。從語法的共存限制來看，名詞性的靜詞不能以副詞否定，動詞卻可以經過名物化後與否定存在動詞共現，再從認知來看，存在動詞本就可以表示動詞狀態是否存在，*ügei* 句式便有了先天的優勢，因而勝出。此外，*ese, ülü* 與 *ügei(-güi)* 的競爭結果加速了蒙古語時間語法系統的變化，使蒙古語變得更具分析性。歷時研究顯示，蒙古語陳述（時制）詞綴的來源是動名詞詞綴與存在動詞的綜合形式，陳述詞綴原來的名詞意義與用法不明時，新的一套動名詞詞綴隨之發展，並在辭彙/結構競爭、對稱性、經濟性等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下，動名詞詞綴與存在動詞又產生新的綜合形式，取代了先前的陳述詞綴，形成一個循環。

引用文獻

- Bennett, Michael. 1981. Of tense and aspect: one analysi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4: *Tense and Aspect*, ed. by P. J. Tedeschi and A. Zaenen, 13-2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innick, Robert I. 1978. On the underlying tense of deverbatives. *Language* 54.2:289-299.
- Binnick, Robert I. 1979a. *Modern Mongolian: A Transformational Syntax*.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innick, Robert I. 1979b. Past and perfect in Modern Mongolian. *Studies on Mongolia: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ongolian Studies*, ed. by Henry G. Schwartz, 1-13.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 Binnick, Robert I. 1990. On the pragmatic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ongolian past tenses. *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 13:47-56.
- Binnick, Robert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sson, James E. 1964. *Modern Mongolian: A Primer and a Reader*.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3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The Hague: Mouton.
- Butterworth, Brian, Bernard Comrie, and Östen Dahl. (eds.) 1984.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Berlin: Mouton.
- Bybee, Joan, and Östen Dahl. 1989.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Language* 13.1:51-103.
- Bybee, Joan, William Pagliuca, and Revere Perkins.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oimaa, Sh. 2002. *Qad-un ündüsüin quriyangyui altan tobči: Transcription and Index* [諸汗根源黃金史綱]. Ulaanbaatar: Centre for Mongo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 Chung, Sandra, and Alan Timberlake. 1985. Tense, aspect, and moo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by Timothy Shopen, 202-2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eaves, F. W. 1948. The expression jöb ese bol-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311-320.
- Cleaves, F. W. 1950.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131.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1. On Reichenbach's approach to tense. *Papers from the*

- Seventeen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ed. by Roberta A. Hendrick, Carrie S. Masek, and Mary Frances Miller, 24-30.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Comrie, Bernard. 1985. *T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Oxford: Blackwell.
- Contini-Morava, Ellen. 1989.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The Case of Negation and Tense-Aspec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wahili*.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Croft, William.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84. Temporal distance: remoteness distinctions in tense-aspect systems.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ed. by Butterworth et al., 105-122. Berlin: Mouton.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de Rachewiltz, Igor. 1972.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de Rachewiltz, Igor. 2004.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with a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y. Leiden: Brill.
- Grønbech, Kaare, and John R. Krueger.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Literary) Mongolian: Grammar, Reader, Glossary* (3rd, corrected edi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Janhunen, Juha. (ed.)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im, Hyun-Oak Alan. 1977. The role of word order in syntactic change: sentence-final prominence in Korean negation. *BLS* 3:670-684.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Kullmann, Rita, and D. Tserenpil. 1996. *Mongolian Grammar*. Hong Kong: Jensco Ltd.
- Lehmann, W. P. 1973. A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49.1:47-66.
- Poppe, N. 1955.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Poppe, N. 1957.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 1960.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 1964.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 1970. *Mongolian Language Handbook*.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Poppe, N. et al. 1964. *Mongolistik*.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V, 2. Leiden and Köln: E. J. Brill.
- Schmidt, I. J. 1831. *Grammatik der Mongolischen Sprache*. St. Petersburg.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Song, Jae-mog. 1997.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Khalkha Mongolia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dissertation.
- Street, John C. 1957.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Street, John C. 1963. *Khalkha Struc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umurtogoo, D. 2002a. *The Monuments of Preclassical Mongolian*. Ulaanbaatar.
- Tumurtogoo, D. 2002b.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Ulaanbaatar.
- Tumurtogoo, D. 2002c.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Arabic Script*. Ulaanbaatar.
- Vietze, Hans-Peter, and Gendeng Lubsang. 1992. *Altan Tobči: Eine mongolische Chronik des XVII. Jahrhunderts von Blo bzán bstan 'jin. Text und Index*.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 Wu, Chaolu. 1995. Mongolian past tense markers and their usage. *Mongolian Studies* 18:85-112.
- Wu, Chaolu. 1996. A survey of tense suffixes in Mongolian language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0.1:56-86.
- Yu, Wonsoo. 1991. *A Study of Mongolian Neg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小沢重男. 1961. 〈中世蒙古語の動詞語尾の体系〉, 《言語研究》40:33-80。
- 小沢重男. 1968. 〈元朝秘史蒙古語における ulu と ese について〉, 《古代日本語と中世モゴル語》, 404-410。東京：文生。
- 小沢重男. 1979. 《中世蒙古語諸形態の研究》。東京：開明書院。
- 小沢重男. 1984. 《元朝秘史全釋》(上)。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85. 《元朝秘史全釋》(中)。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86. 《元朝秘史全釋》(下)。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87. 《元朝秘史全釋續考》(上)。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88. 《元朝秘史全釋續考》(中)。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89. 《元朝秘史全釋續考》(下)。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1993. 《元朝秘史蒙古語文法講義》。東京：風間書房。
- 小沢重男. 2000. 《元朝秘史蒙古語文法講義・續講》。東京：風間書房。
- 司譯院編. 1983. 《蒙語老乞大》八卷。漢城：西江大學校人文科學研究所。
- 石毓智. 2004. 〈漢語的領有動詞與完成體的表達〉, 《語言研究》24.2:34-42。

- 石毓智, 李訥. 2000. 〈十五世紀前後的句法變化與現代漢語否定標記系統的形成——否定標記“沒(有)”產生的句法背景及其語法化過程〉, 《語言研究》2000.2:39-62。
- 李泰洙. 2003. 《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呼格吉勒圖, 薩如拉編. 2004.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栗林均, 確精扎布編. 2001. 《『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全単語・語尾索引》。仙台：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烏蘭. 2000. 《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 清格爾泰. 1991a. 《土族語和蒙古語》。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清格爾泰. 1991b. 《蒙古語語法》。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清格爾泰. 1997. 《語言文字論集：1946-1996》。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清格爾泰. 1998. 《清格爾泰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清格爾泰等編. 1986. 《土族語話語材料》。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斯欽朝克圖. 1999. 《康家語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
- 道布. 1983a. 《蒙古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道布. 1983b. 《回鶻式蒙古文獻匯編》(蒙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 藤岡勝二. 1940. 《羅馬字轉寫日本語轉譯喀喇沁本蒙古源流》。東京：文求堂。
- 照那斯圖. 1981. 《土族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照那斯圖. 1991.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 II 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 額爾登泰, 烏云達賚校勘. 1980. 《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橋本邦彥. 1993. 〈過去時の領域—モンゴル語の過去形接尾辞の意味について〉, 《言語研究》104:1-20。
- 蕭素英. 2005. 〈辭彙競爭與語法演變：蒙古語否定詞 ülü, ese 與 ügei 的個案研究〉, 發表於「中國蒙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ngolian Studies of China)。呼和浩特。

[Received 30 June 2006; revised 5 January 2007; accepted 29 January 2007]

Lexical Competition, Asymmetries and Diachronic Syntactic Chang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Negative Constructions and Temporal Systems in Mongolian

Suying Hsiao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mpetition of two types of negators in Mongolian and a series of syntactic changes in the temporal system it triggered. One type of negative construction is marked by a preverbal negative adverb (*ese* or *ülü*) and the other by a postnominal negative head (*ügei* or its cliticized form *-güi*). Diachronically, *ese* and *ülü* gradually gave way to *ügei* or *-güi*. We propose that Mongolian postnominal negators are more robust than the preverbal negators from at least two perspectives. First, a syntactic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 prevents adverbs from modifying and negating a nominal, while a negative EXIST predicate is free from this restriction. Second, EXIST verb is conceptually compatible with verbal states. Finally, we argu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sets of negators triggered and accelerated a series of syntactic changes in the temporal system. As a consequence, Mongolian is becoming more analytic, representing time by converbs/verbal nouns and an omissible present-tense verb of ‘existence’ rather than by a tensed verb.

Key words: Mongolian, negation, tense, aspect, asymmetries